

荡寇志

〔清〕俞万春 著





荡寇志

〔清〕俞万春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荡寇志 / (清) 俞万春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7.10

(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ISBN 978-7-80689-818-5

I. 荡… II. 俞…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786 号

责任编辑 曹琨

封面设计 郭炜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荡寇志

(清) 俞万春 著

出版 / 珠海出版社

地址 /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邮编 / 519001

印刷 /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1/16

总印张 / 244.125

总字数 / 502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80689-818-5

总定价 / 199.00 元(全十册)

导读

近代长篇小说《荡寇志》系借元末明初行世的经典名著《水浒传》中故事之“续貂”之作。小说接《水浒传》70回之后，续作正篇70回，结子一回，故又名之《结子水浒传》。

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今浙江省绍兴人。出身诸生，生于清朝乾隆末年，歿于道光年间。晚年信奉道释，别号忽来道人。

俞万春曾因道光十一、十二年参与镇压湘西瑶族以赵金龙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而“以功获议叙”，后回浙江杭州行医。

《荡寇志》作于1826—1847年间，作者“未遑修饰而歿”，1851年由其子龙光修订润色后，刊行问世，前后凡26年。

作者有感于清朝自嘉庆以来危机日甚，封建帝国摇摇欲坠，便积极为清王朝统治阶级出谋献策，并跻身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军”行列。不仅如此，作者还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褒扬梁山起义英雄的《水浒传》污为“伪书”，尤对《水浒传》中宋江等梁山好汉受朝廷招安的内容视为水火，为贬抑《水浒传》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要提笔而“杜邪说于既作”，接《水浒传》70回以后，一改《水浒传》的作品主旨，续作70回，旨在说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梁山泊108位英雄非死即诛，“无一能逃斧钺”的残酷结局，以此标榜其“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的卫道立场。旨在宣扬其“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政治主张。《荡寇志》结子一回中，作者不无得意地呼道：“续貂著集行于世，我道贤奸太不分！”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作者写作《荡寇志》以“尊王灭寇”为主旨的鲜明立场和动机。

因此，俞万春的《荡寇志》一经刊行问世，便受到封建统治阶层的吹捧和肯定，同时也遭到广大读者和有识之士的抵制和批判。作品对梁山英雄的深恶痛绝，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赤诚拥护，构成了与《水浒传》截然对立的“伪书”。

《荡寇志》全书所交肆的“尊王灭寇”思想以及对农民起义的无端斥责诋毁，进而将宋江等108位起义英雄污为“盗魁”，“杀人放火”的“贼魁”，作品的反人民性有目共睹。因此，《荡寇志》被历来视为一部坏书而受到世人的批判和否定。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遂成为后世批判封建主义的靶子和“反面教材”。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校本。

《荡寇志》以明末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70回本而续作，即金圣叹删去了120回本的《水浒传》的后50回，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而续来，第一回开篇便说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由此展开了“那梁山上一百八个好汉便是如此了结，正应了那年卢俊义之梦”的“荡寇”之志。

《荡寇志》的主要情节，是写告休管营提辖(禁军教头)陈希真陈丽卿父女受当朝权奸高俅父子的迫害，受侮不忍的情况下，怒杀了高府的差役，又痛殴了花花太岁高衙内，暗夜弃家亡命。陈希真父女虽然亡命他乡，时时被官府追缉，又有梁山好汉邀其“入火”，但却胸怀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一副报效“天子”的热肠始终不泯，坚决不上梁山“落草为寇”。相反却是忍辱负重，在奔亡途中一路斩杀“草寇”，并昼夜习炼“神功”，结纳忠于朝廷的官军云天彪、刘广、祝永清(《水浒传》中祝家庄的头领)等，结成至亲关系，专

与梁山泊的义军作对,以赚杀梁山泊义军的行为来洗刷自己的“犯上”之罪。书中将陈希真父女写成天神降世,陈希真带罪征讨梁山人马,造出盖世无双的“九阳”巨钟,运用所谓的“五雷都簫大法”,使宋江的“贼兵”死伤无数。陈希真的爱女陈丽卿也了不得,冲阵斩将如入无人之境,真个是所向无敌。还有“女诸葛”之称的刘慧娘,也是天神下凡,不仅谋兵驱策,几败梁山“智多星”之妙计,更能制造具有现代战争中攻取皆能的“陷地鬼户”,使梁山义军几遭重创……

总之,《荡寇志》中的官军将帅个个能征惯战,且又仁厚重义,忠勇兼俱,无往不胜。而作者笔下的梁山泊英雄却是徒有虚名。不是打家掠舍,“夺财”“掠女”的“强盗”,便是两面三刀的骗子,全非“官军”的对手。即使有几个“拼命三郎”也仅赋“匹夫之勇”,神箭手花荣矢不中的,没羽箭张清投石落空……大小头领先后死于非命。

自此，作者将“官军”与“贼兵”的攻伐军势设计成以石击卵，梁山泊义军必败无他，惟有投降或被“擒拿正法”。作者在“结子”一回中说道：“在下听得施耐庵，金圣叹两先生都是这般说，并没有甚么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廷出力征讨方腊，生为忠臣，死为正神的话；也并没有甚么混江龙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罗国王的话。这些都是那些不长进的小厮们，生就一副强盗性格，看着那一百单八个好汉十分垂涎，十分眼热，也要学样去做他，怎奈清平世界，王法森严，又不容他做，没法消遣，所以想到那些强盗当日的威风，思量强盗日后的便宜，又望朝廷来赔他的不是，一相情愿，嚼出这番舌来。”

最后，作品让陈希真父女等与朝廷巨要殿帅府掌兵太尉经略大将军燕国公张叔夜，率领大军，攻破三关，杀上梁山山寨，闯入忠义堂，将所余36位好汉以“勘盗”为名，罗以“罪大恶极”、“怙恶不悛”、“潜蓄异谋”、“倡为盗首”等罪名，凌迟处死，填平了山寨。

《荡寇志》第68回将宋江等36人押进东京，也极力渲染官军的威仪，而写“那宋江等三十六贼都反剪捆绑，远远跪在御道之外”。“不知宋江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模样，都要来瞻仰瞻仰。……内中有几个明白事体的说道：宋江是个大奸大诈的人。外面做出忠义相貌，心内却是十分险恶。只须看他东抢西掳，杀人不过眨眼，岂不是个极凶极恶的强盗！”至此，作者完成了“尊王灭寇”的主旨，并用书中的人物斥责农民起义：“贪官污吏干你甚事？那赏黜陟，天子之称也；弹劾奏闻，台臣之称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嘴脸跃然纸上。

《荡寇志》全书至68回虽将宋江等36名梁山英雄尽数杀戮，作者仍感余恨未消，运用天命思想，由“荡魔神君”张叔夜率领陈希真、刘广、云天彪等“雷神”36天将18名“散仙”齐辅天朝，“招安”务去“荡妖灭寇”，108道“妖气”仍归“地窟”，令其永世不得见天日。

正篇之后，作者又编造出所谓的民谣，叫做“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迷惑后世，以假乱真，造出“牛渚山群魔归石碣，飞云峰天女显灵踪”一节，借已成“仙”的陈丽卿之口说出“五百年后，我去教忽来道人俞仲华撰一部《荡寇志》与你们大家看”。作者的用心“良苦”确非等闲。

《荡寇志》虽是一部坏书，确也堪作反面教员供后人批判，之所以至今仍保持其书原貌，再次出版，盖因其在艺术上尚有一二可取之处。

在近代长篇小说的比较中,《荡寇志》的行文布局,造语设景仍具匠心,刻人状物,文字精练流畅,某些情节,亦具真情实感,多有动人之处。至于作品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认识,乃是作者欲为封建王朝“正名”“补天”的极大讽刺,读者自然明了。

主要人物表

陈希真 原为禁军教头，后落草，平宋江后受封。

陈丽卿 陈希真之女，平宋江后受封。

云天彪 先后为景阳镇、马陞镇总管，平宋江后受封。

云龙 彪之子，刘慧娘之夫。

刘广 安乐村大户，陈希真之襟丈。平宋江后受封。

刘慧娘 刘广之女，有“女诸葛”之称。

祝永清 陈丽卿之夫。

张叔夜 重臣，平宋江后被册封为开国郡王。

苟桓 猿臂寨原寨主，让位给陈希真。

金成英 武解元，张叔夜中军部将。

哈兰生 归化庄都团练，云天彪部将。

召忻 召村村主。

刘麒 刘广之子。

刘麟 刘广之子。

真祥麟 猿臂寨头领，陈希真部将。

栾廷玉 陈希真部将。

康捷 张叔夜中军部将。

范成龙 猿臂寨头领，陈希真部将。

唐猛 随范成龙为救刘慧娘猛擒神兽。

贺太平 山东安抚，参赞大臣。

徐和 徐槐之族兄。

徐槐 先后任郛城知县、曹州知府、平梁山泊时身死。

颜树德 徐槐部将。

徐青娘 徐和之侄女，颜树德之堂婢娘。

江恭人 献梁山地图给徐槐。

魏辅梁 祝永清之世叔，为官军卧底梁山。

真大义 真祥麟之同曾祖兄，卧底梁山。

蔡京 权奸。

童贯 权奸。

高俅 权奸。

高衙内 高俅之子，曾任知府，被林冲烹杀。

梁横 曹州都监，曹州城破后自刎。

宋江 梁山泊主帅。

吴用 梁山泊军师。

卢俊义 梁山泊副帅。

公 孙 胜	梁山泊军师。
戴 宗	梁山泊头领。
关 胜	梁山泊头领。
林 冲	梁山泊头领。
秦 明	梁山泊头领。
呼 延 灼	梁山泊头领。
花 荣	梁山泊头领。
鲁 智 深	梁山泊头领。
武 松	梁山泊头领。
李 逵	梁山泊头领。
阮 小 二	梁山泊头领。
张 清	梁山泊头领。
杨 雄	梁山泊头领。
石 秀	梁山泊头领。
凌 振	梁山泊头领。
王 英	梁山泊头领。
扈 三 娘	梁山泊头领。王英之妻。
张 青	梁山泊头领。
孙 二 娘	梁山泊头领。张青之妻。
顾 大 嫂	梁山泊头领。
卞 金 龙	冷艳山头领。
马 元	清真山头领。
狄 雷	青云山头领。
施 威	盐山头领。
赵 富	虎翼山头领。
火 万 城	紫盖山头领。
王 良 紫	盖山头领。
白 瓦 尔 罕	紫盖山头领。



目 录

第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9
第二回	女飞卫发怒锄奸	花太岁痴情中计	16
第三回	北固桥郭英卖马	辟邪巷希真论剑	20
第四回	希真智斗孙推官	丽卿痛打高衙内	25
第五回	东京城英雄脱难	飞龙岭强盗除踪	30
第六回	九松浦父女扬威	风云庄祖孙纳客	37
第七回	皂荚林双英战飞卫	梁山泊群盗拒蔡京	44
第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51
第九回	蔡太师班师媚贼	杨义士旅店除奸	56
第十回	高平山腾蛟避仇	郛城县天锡折狱	61
第十一回	张黼智稳蔡太师	宋江议取沂州府	65
第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乐村	刘广败走龙门厂	69
第十三回	云天彪大破青云兵	陈希真夜奔猿臂寨	75
第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	80
第十五回	云总管大义讨刘广	高知府妖法败丽卿	88
第十六回	女诸葛定计捉高封	玉山郎请兵伐猿臂	93
第十七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	100
第十八回	演武厅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归心	105
第十九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111
第二十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117
第二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123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128
第二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134
第二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139
第二十五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144
第二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151
第二十七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155
第二十八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笄冠仙戏阻宋公明	160
第二十九回	礼拜寺放赈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166
第三十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170
第三十一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175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179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184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189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194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兗州城	198
第三十七回	东方横请玄黄吊挂	公孙胜破九阳神钟	204
第三十八回	真大义独赴甌山道	陈希真两打兗州城	209
第三十九回	吴加亮器攻新柳寨	刘慧娘计窘智多星	214
第四十回	祝永清单人卖李谷	陈希真三打兗州城	219
第四十一回	陈义士献馘归诚	宋天子诛奸斥佞	223
第四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229
第四十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234
第四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239
第四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244
第四十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249
第四十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255
第四十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261
第四十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266
第五十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271
第五十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277
第五十二回	吴用智御郛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283
第五十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289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294
第五十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299
第五十六回	凌振舍身轰郛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	304
第五十七回	哈兰生力战九纹龙	庞致果计擒赤发鬼	309
第五十八回	水攻计朱军师就擒	车轮战武行者力尽	314
第五十九回	吴用计间颜务滋	徐槐智识贾虎政	320
第六十回	丽卿夜战扈三娘	希真昼逐林豹子	324
第六十一回	云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杀四门	330
第六十二回	徐虎林捐躯报国	张叔夜奉诏兴师	335
第六十三回	冲头阵王进骂林冲	守二关双鞭敌四将	340
第六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军	卧瓜锤关前激石子	344
第六十五回	鲁智深大闹忠义堂	公孙胜摄归乾元镜	349
第六十六回	宛子城副贼就擒	忠义堂经略勘盗	353
第六十七回	夜明渡渔人擒渠魁	东京城诸将奏凯捷	358
第六十八回	献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363
第六十九回	云天彪进春秋大论	陈希真修慧命真传	368
第七十回	辟邪巷丽卿悟道	资政殿嵇仲安邦	373
结 子	牛渚山群魔归石碣	飞云峰天女显灵踪	378

第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话说梁山泊上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惊出一身大汗，醒转来微微闪开眼，只见“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心头兀自把不住的跳。想道：“明明清清是真，却怎么是梦？”披衣坐起，看桌子上那盏残灯半明不灭，便去剔亮了灯。再看那四壁静悄悄地，只听得方才那片哭声还在耳边，真个不远。卢俊义大疑，道：“怕他真有此事！”跳下床来，走到房门边细听。越听越近越不错，只在房门外天井里，哭得好不悲伤。卢俊义大怒道：“着鬼么，我此刻还怕他是梦！”便去床上拔了腰刀，佑手提着，左手去拨了门闩，拽开房门，大踏步赶出天井里看时，只见满庭露气，残月在天，那片哭声兀自在青草里。卢俊义直赶到外边一看，吓，原来是青草堆里许多秋虫，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乱鸣乱叫。卢俊义看了一转，走进房来，把房门仍就关上，把腰刀插好了，坐在那把椅子上。灯光下想将起来，好不凄惶，叹口气道：“再不道我卢俊义今年三十三岁，却在这里做强盗。梦虽是假，若只管如此下去，这般景象难保不来。招安不知在何日，可恨那班贪官污吏闪到我这般地位！今日如果做得成，亦未尝不妙。”听那谯楼更次，已是四鼓一点。又想了一回，只得上床去睡。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听着更鼓，渐渐五点。正要睡去，忽听外面人声热闹。

卢俊义听了半歇，愈加惊疑，正要起身去看，房门外一派脚步声已赶到房门前，乱敲乱叫道：“卢头领快起来！”卢俊义吃了一惊，跳下床来，忙问：“甚事？”外面两三个人应道：“头领快来，不好了！”卢俊义大惊，一面开门一面问道：“甚么事不好？”那四个外护头目道：“忠义堂上火起了，正烧着哩！”卢俊义听说是火起，倒反放了心，随那几个头目赶到忠义堂前。只见蒸天价的通红，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已被大火卷去，连旗竿都烧了。宋江同许多头领立在火光里，督押火兵军汉各执救火器具，乱哄哄的扑救。那火那里一时救得灭，只见哔剥爆响，黑烟红焰，火片火鸦，翻翻滚滚的只顾往天上卷去。西风又大，烈焰障天，残月曙星都无颜色。那些水龙水箭横空乱射，好似与他浇油；满地上的水淋得象河里一般，那火总不肯熄。只见公孙胜打散头发，仗剑喷水，驱那力士天丁就掇泊里的水来泼。虽有几处乌云肯拢来，怎当得火势甚盛，反把乌云冲散，落下来的没得几点，全不济事。公孙胜只顾踏罡步斗，诵咒催逼，直到天色大明，火势已衰，那乌云方得盖紧，大雨滂沱，泼灭了余火。及至太阳出来，忠义堂已变了一片瓦砾白地，那两边的房屋，也不免延烧了几处。众军汉把一切器具及各头领的箱笼什物，仍搬归原处。

宋江到后面厅上坐落，大怒，叫把忠义堂上本夜值宿的两个头目、三十个军汉一齐拿交铁面孔目裴宣严讯因何失火，立等回报。山前山后各处头领已自得知火起，不敢擅离职守，都差人来禀安。少刻，裴宣亲来禀覆：“严讯两个头目，都供称四鼓时候看见一个人，身子甚长，手执着一张弓走上忠义堂来。众人喝问，那人并不答应。上前去捉他，却不见了。正骇异间，不知怎的却火起。又研讯众人，都这般说，只有几个睡着的说不知情。”卢俊义在旁边听得，心中大惊。众头领也都骇然。只见宋江道：“这厮们眼见是不当心，不知薰蚊烟、煮饮食走了这火，却将这荒唐话来支吾！竟照我们定的条律，凡失火烧毁忠义堂、忠义堂上房，及军营内烧毁中军帐房不及令旗、令箭、兵符、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律，斩立决。”说罢，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拨下来掷去，就叫裴宣典刑。卢俊义忙上前止住道：“哥哥容禀：这事委实蹊跷。小弟四鼓之时也得一梦，梦见一个长人执弓到忠义堂，醒来便已火起。正与头目、军汉们的口供相符，恐真有别情。”宋江笑道：“兄弟，这班男女你救他则甚！我若赏罚不明，何以令众。”遂不听卢俊义的话，催裴宣斩讫报来。裴宣只得拾起那面旗来，走出去。只听得辕门外炮响，须臾血淋淋的三十二颗首级献于阶下。

裴宣缴令毕，宋江吩咐将首级去号令了，对众头领道：“皆因我宋江一个人做下了罪孽，平日不忠不孝，以致上天降这火灾示警。倘我再不改，还望众弟兄匡救我。”众头领道：“兄长过谦。”

吴用道：“那日识天书的何道士在山上时，曾对小可说起。他说深明堪舆相地之术，说这梁山本是廉贞火体，那忠义堂紧对山前南旺营，门壁朱红的，又是甚么祝融排衙，今年七月尽防有火灾。小可以为无稽之谈，不放在心。今日果应其言，何不再叫他来问一声？”宋江道：“军师何不早讲？”便差人资带银两去聘请何道士。这里山前山后众头领差来禀安问候的，络绎不绝。宋江也辞了众人，去上房里禀了太公的安。

不两日，何道士请到。宋江请他进来，见礼毕，赐坐。宋江问起忠义堂将要动工，却如何起造。何道士道：“小道前日在此曾对吴军师说起，七月大火西流之时，忠义堂必有火灾，今日果应。”将来造时，不可正出午向，须略偏亥山已向兼壬丙三分，大利。四面都用厂轩，露出天日，比旧时低下三尺六寸。门壁不可用红，即使仪制如此，也须带紫黑色，不可全红。‘忠义堂’三字旧用全红金字，今须绿地黑字。如此起造，不但永无凶咎，而且包得山寨万年兴旺。”宋江大喜，便邀何道士同一千头领到那忠义堂屋基地上，那瓦砾已自打扫干净。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罗经，打了向桩，另画了四至八道的界限。都毕，宋江设筵款待。宋江闲问道：“山下近来有甚新闻否？”道士道：“别的没有，只有近来一个童谣，不知怎解。”便说那童谣道：“‘山东纵横三十六，天上下来三十六。两边三十六，狠斗厮相扑。待到东京面圣君，却是八月三十六。’人都解他不出。”宋江笑道：“‘东京面圣君’，明明是应我们将来受招安之意。”吴用道：“谣里之言共四个三十六，那三个正应我们现在一百八人之数，还有一个想是未来的弟兄之数。”宋江便邀何道士入火，道士道：“深蒙头领雅爱，只是小道有个老娘染患疯瘫之症，不能起床，受不得惊恐。先父歿了多年，兀自未曾入土。更加家兄出仕在外，恐连累他。”宋江道：“既如此说，待令堂归天之后，邀令兄同来聚义。”何道士欣然应了。宋江将金帛谢了道士，便叫道士一发择个吉日兴工。那道士把左手五个指头掐了一回，选就了一个黄道吉日。

当日，宋江着人送道士下山，便叫青眼虎李云采办木料砖石等物，依吉日动工起造。直至十二月，方才落成，依旧金碧辉煌，焕然一新，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忠义堂两边又造了两座招贤堂，凡有以后入火，在一百八人之外者，便都在招贤堂上依先后入门排坐位。众头领连日庆贺欢欣。

那梁山泊一百八人，自依天星序位之后，日日兴旺，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拒敌官军，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位之后，至五年二月，渐啸聚到四十五六万人。连次分投下山，打破了定陶县；又渡过魏河，破了濮州；又攻破了南旺营、嘉祥县；又渡过汶水，破了兖州府、济宁州、汶上县。宋江又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阳谷县。各处仓库钱量都打劫一空，抢掠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吴用又劝宋江说：“孤山恐难久守，择平地州县有形势之处，把据几处不妨。”宋江便教豹子头林冲带领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操刀鬼曹正，带八万人马，镇守濮州；双鞭呼延灼带领天目将彭玕、百胜将韩滔、圣水将军单廷珪、神火将军魏定国、活阎婆王定六、险道神郁保四，带九万人马，镇守嘉祥县，兼管南旺营。其南旺营，便是单廷珪、魏定国带领王定六、郁保四驻扎。八字大开，向着东京，各处的官军那里敌得他过。四方的亡命强徒，流水般的归附梁山。看官数与你听，都是沂州府管下青云山、江南冷艳山、直隶盐山、青州府管下清真山，那几处的强徒都倚仗着梁山作主，年年进纳供奉。

别处且不题，单题那盐山上四个为头的最利害。一个叫做金毛犼施威，本是个私商头脑，因醉后强奸他嫂子，他哥哥叫人拿他，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了，逃来落草；一个叫做毒火龙杨烈；一个叫做截命将军邓天保；一个叫做铁枪王大寿。四个都是狼躯虎背的好汉，擎山倒海的英雄，同心合意，统着四五千喽啰，据着盐山。梁山泊的党羽，此一处最强。

那时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梁山上宋江、吴用正同众头领商议大事，忽报上来说：“直隶盐山有公文到，差体己人在此。”宋江唤入。那人进来叩首毕，递上公文。拆开看时，上面说：“东京蔡京因大寨破了大名府，擢掇赵头儿起二十万大兵，要来侵伐大寨。隆冬不便兴兵，今年春暖，官家日日操演人马，不日就要起兵。”宋江道：“我们早知道了，正在此要差人去探听备细。”那来人又呈上一封信，上写着施威等于正月间攻打南皮县，吃沧州、东光两个兵马都监，一个是邓宗弼，一个是辛从忠，引兵杀败，“我兵即忙退回。叵耐那两个都监，引二千多官兵逼到盐山。我军连战

不利，乞大寨救援。”宋江、吴用都吃一惊。宋江叫那来人且退，同吴用商量道：“施威等已归附我们，为我们的辅佐，不能不去救他；东京又来，怎好？”吴用道：“那怕东京二十万来，对付得他，只不知是何人为将。施威受困，如何不去救？就差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带一千兵马，明日就动身。东京之事，差戴院长带一个伴当去打探备细。”只见徐宁说道：“小弟在东京有个至交朋友，姓范，名天喜，现在蔡京府里做旗牌。小弟修一封信去劝他入火，戴院长就在他那里好居住。”小霸王周通道：“说起范天喜，我在东京时也认识他，我便同戴院长去。”宋江大喜，便教徐宁快修起书来。吴用道：“不必请他上山，就教他在东京。戴院长来往好在他家歇脚，这里财帛照股分与他。”

到了次日，朱仝、雷横点齐人马正要起身，忽报盐山又有紧急公文到来。宋江取来拆看，上写着：“邓宗弼用埋伏计，施头领遭擒，共伤了八百多人。求大寨速发救兵！”宋江、吴用都大惊。宋江便要亲自去救。吴用道：“哥哥岂可轻动！”便传令教再添霹雳火秦明、急先锋索超二位头领，再加一千人马，一同速去。李逵也要去，吴用道：“东京兵马便来，正有用你处。”止住了他。又叫戴宗、周通亦同往：“如无大事，便往东京；倘有缓急，速来通报。”

六位头领一齐辞了宋江，带领二千人马，星夜飞奔盐山，一路秋毫无犯。不日到了盐山，邓天保、王大寿下山来迎。六个头领见那二人同喽啰都挂着孝服，连忙惊问，方知毒火龙杨烈前日上阵，中了辛从忠的飞标阵亡，只夺得没头的尸首回来。秦明听罢大怒，道：“我们都不要上山，就去厮併他，倒要看怎样一个邓宗弼、辛从忠！”索超也要去。朱仝劝道：“孩儿们辛苦了。”雷横道：“天色已晚，何争一夜。”邓、王二人俱劝道：“诸位鞍马劳顿，且请少歇。”都一齐上山。邓、王二人吩咐杀牛宰马，与众人接风，犒赏三军。那杨烈的尸身已用香木刻了头颅，盛殓好了。秦明动问邓宗弼、辛从忠二人的形状，邓天保道：“那两个都是北京保定人。那邓宗弼身長七尺五六寸，使两口雌雄剑，各长五尺余；那辛从忠使丈八蛇矛，身長八尺。”王大寿道：“那辛从忠一手好飞标，杨二哥正被他伤。”秦明、索超听了，恨不得天就亮。吃饱酒饭，气忿忿的都去睡了。

一早起来，众好汉吃些饮食，只留戴、周二人守寨，其余六筹好汉点起了喽啰，到官军营前挑战。邓宗弼、辛从忠正领了人马要来厮杀，恰好两阵对圆。邓、辛二位英雄威风凛凛立马阵前。那邓宗弼头戴乌金盔，身穿铁铠，面如獬豸，双目有紫棱，开阖闪闪如电，虎须倒竖，腕下挂着霜刃雌雄剑，座下惯战嘶风良马；那辛从忠面如冠玉，剑眉虎口，赤铜盔，锁子甲，骑一匹五花马，手挺丈八蛇矛，腰悬豹皮标囊。两个英雄立在阵上，分明是两位天神，一齐大叫道：“杀不尽的草寇快出来！”那边秦明脑门气破，不待布阵完，飞马先出，大叫：“认得霹雳火秦明么！”邓宗弼大骂道：“背君贼子，还在人间！”秦明大怒，直取邓宗弼，宗弼舞剑敌住，索超亦拍马上来夹攻，辛从忠出马来迎。两边阵上战鼓齐鸣，喊声大振，朱仝、雷横、邓天保、王大寿一齐都出。只见邓宗弼剑光落处把秦明的马头砍落，秦明掀下地来，幸亏朱仝马到救了回去。五个好汉攒那两个英雄。秦明飞跑回阵，换了马重复出来。正酣战间，忽然天色变了，风雷大起，骤雨、雹子一齐下来，两边只得收了兵。到晚来风雨甚大，一连三日不止。邓宗弼与辛从忠商量道：“我兵粮草将完，这雨看来一二日不能止，器械都湿透。他那厮又来了帮手，不如权且收兵。”从忠道：“他来追怎好？”宗弼道：“我已安排下了。”都依计而行，把施威的槛车钉坚固了，用木桶盛了杨烈的首级，连夜冒雨退兵。

去了四日，秦明等方哨探得是个空营，悬羊击鼓，虚插旗旌。众好汉要追赶，探得已是去远。众好汉都望西痛哭而回。秦明、朱仝道：“这厮必把施大哥解赴东京，这里去劫，路又不便。叫戴宗、周通速去东京托范天喜，万一有门路救得，亦未可定。”戴、周二人忙作起神行法来，冒雨而去。秦明等一面申报梁山，恐官兵再来。又住了几日，天已清明，恰好梁山上探问信息。秦明先发文书禀覆，对邓王二人道：“待回大寨与公明哥哥、吴军师商量，替二位头领报仇。”却同了索超、朱、雷等带了本部兵马，快快而回。

却说邓、辛二将亲自断后，将施威正身、杨烈首级直解到景州来。天色晴正。景州太守大喜，一面详报冀州留守司，一面加派得力将弁，多添军健，一同解到冀州。邓、辛二将把本部人马都安顿本营，自己带了随身兵役将弁，一路小心解去。冀州留守司听说拿了施威、斩了杨烈，大喜，亲出郊外迎接。邓、辛二人忙下马施礼，随着留守司进城。看的人无千无万，都说道：“害人强贼，今番吃拿了。这厮一身横肉，正好喂猪狗！”施威在槛车内骂道：“待老子二十年后，再来收拾你们！”

又看了邓、辛二人道：“这两位将军好了得。”留守司与他们把了下马杯，簪了花。邓、辛二将又把那活擒的二百多人，并首级五百余颗，都一发献上。留守司先把施威收入死囚牢里，对邓、辛二将道：“二位将军战阵辛苦！本司这里先申奏朝廷，从优保举。贼犯我自拨干员解到东京去，二位将车回营候旨。”二将谢了，自回沧州、东光去。

留守司传令把那二百多喽啰分绑各城门，尽行斩首；并那五百余颗首级，都去号令。把那施威取出来，并那杨烈的首级，俱派上等将领，多带官兵，解去东京。一面又檄各路营汛防护，那个敢来抢夺。一面写了奏章，少不得把自己也叙些功在里面。

那日天子正同枢密院、兵部商议征讨梁山的庙算，接到冀州留守司这道本章，龙颜大悦，也不交兵部议奏，自提御笔，降旨升授邓宗弼为天津府总管、辛从忠为武定府总管，就着来京引见，部下将弁照例升赏。官兵有功者擢升，死伤者殄恤，其余都赏钱粮三个月。又赏二将白银各一千两、玉带各一围，冀州留守司、景州太守亦各加恩。又谕众臣道：“武将擒斩盗贼，本不为十分奇异。朕特念方当大阅发兵之际，此二将却深慰朕意，不能不破格鼓励，非朕滥恩也。”便传旨将杨烈首级号令，施威交兵、刑二部审讯了，押去市曹凌迟处死。

那时戴宗、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知道这事，大家只叫得苦，那里去寻门路救他。只得同范天喜商量，偷得些残骨碎肉瘞埋了。戴宗、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听，几时兴兵，将帅是那几个？“早早付回信。弟等要回去了，公明哥哥十分盼望。”天喜道：“里面机密得紧，实无处打听。据蔡京的意思，恨不此刻便到梁山泊，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么。明日是蔡京代天检阅的日子，我和二位打扮了混进御教场探听，或者得他些口风。明日却不是我的班期，没公事缠障，再借两面腰牌与二位。”

次日一早，范天喜叫戴、周二二人一同公人打扮，带了腰牌，出了神武门，到御教场来。将近教场，只见许多披甲顶盔的已是纷纷走动。到得教场偏门首，把门的见他们是做公的，验了腰牌，都放了进去。范天喜低声对二人道：“若是官家亲来，我们却不能进来。”三人到里面看时，只见那御教场十里正方，周围四十里，开方一百里，团团红墙围着。演武厅乃是九间大殿，朱门黄瓦，面前华表石兽，文石龙墀，都有朱红栅栏护着。左首将台上竖着一枝冲霄拔地的黄漆旗竿，上有一面杏黄旗；又一枝红旗竿，比那黄的短得一半，上有一面红旗，大大书着一个“帅”字，都随风荡漾。台上许多军官，全装盔甲，立着看守。那架子上许多鲜明杂色令旗，又有乐器金鼓。台下如意顶帐篷内端坐着掌旗鼓的兵部尚书，旁边无数人伺候着，中间一条黄土甬道从龙墀起，望过去杳杳茫茫的，直接到照墙边。照墙上好似采画着五云捧日。那时太阳离地，晓雾尽散，教场里静荡荡的，存着那二十万大军，毫不挨挤。只见那些军官兵丁都全装着，却不归队伍，也有立的，也有走来走去的，也有坐在草地上说话的，纷纷乱乱。那些战马都背着鞍辔，散放着地下啃青。那些大纛旗帜，却都归队伍按方位齐齐整整的插在地下。又只见密密层层，成千成万，无数的帐房，一带一带的鱼鳞也似比着。说不尽那旌旗耀日，剑戟如林。

范天喜要引着二人到上面丹墀上去看，关防得紧，那里敢上去，只好在那外边各处探看。正看时，只见远远地照墙脚边一骑马飞上来，须臾到教场中心。乃是知阁门事的军官，手执一面黄旗传谕道：“车驾启行！”那教场里各路将弁都云收雾卷的归回本阵，排齐队伍，对面立着，露出当中的一条御道。少刻，照墙外又来了一阵马上官员飞奔上来，都是御前供奉捧日、天武左佑四厢亲军，转到九间大殿后面去了。又等了许久，只见照墙边浓烟冲起，扑通通的九个号炮响亮，卤簿仪仗到来。教场里静悄悄的，谁敢做声。御前驯象一对一对的，从照墙两边分头进来。象队之后都是神龙卫兵马，豹尾枪排得麻林也似。羽林军后，尽是左佑金枪班。殿上撞钟伐鼓；这边将台上大吹大擂，鼓角齐鸣。兵部尚书率领部属都到甬道边立着，伺候接驾。金枪后面，黄罗伞盖，龙凤旌旗，自有那些内官掌管。当朝太师蔡京全身朝服，骑着高头大马，做那车驾的前驱。一派仙乐嘹亮，提炉内龙涎香袅，导引着九龙宝辇。那辇却是空的，官家并不亲到。辇内一张金龙交椅上盖着龙凤披罩，三十六个校尉抬着那辇。陪辇大臣乃是同平章事赵忞，领枢密院事枢密正使童贯，经略大将军种师道，殿前府掌兵太尉高俅。辇后又有无数随扈的精兵猛将，按部随班进教场来。二十万天兵分两边齐齐的俯伏。蔡京到龙墀边下马，就那御道佑边与兵部尚书对面跪下，赵忞、童

贯、种师道、高俅都按本位夹御道跪下，俯伏接驾。法驾直上正殿，转身朝外大座。龙撵下又飞起九个号炮。鼓吹已罢，蔡京等众大臣都上金阶，依班舞蹈毕，分列左佑。蔡京代天宣旨发放，当驾官高喝“起去”。二十万天兵齐呼“万岁”，震天震地的一声，一齐立起。卤簿仪仗分头撤去，各营兵马倒卷下去，各归本营。那些帐房都变了十八座大营，中间一座御营；霎时间二十万众收尽，营门都闭。教场里不见一个兵马，静荡荡的只有十九个大营寨。

戴、周二人，都把舌头伸出缩进。范天喜轻轻的道：“就要操大阵也。”许多时，只见那兵部尚书顶着阵图册本，到龙撵上跪着进上，当驾官接了去。殿上喝声“下去”，兵部尚书便到将台上伺候。须臾蔡京代天传旨，喝叫“开操”。只见种师道、高俅二人早已捧着那上用的令旗、令箭，齐到将台上来。兵部尚书领了旨，就传令开操。将台下又一连三个号炮响，鼓角齐鸣，那两旁十八座营门大开，马队当先，徐徐而出，到了界限，一声鸣金，齐齐的收住。只见三通鼓罢，将台上黄旗招贴，马军队站在第一层；红旗招贴，大炮鸟枪队站在第二层；蓝旗招贴，弓弩队站在第三层；黑旗招贴，刀牌队站在第四层；白旗招贴，长枪队站在第五层。二十万兵马共作五层，旌旗飘动。那阵的后面又有许多大纛，都是各营压阵的大将，齐对殿上立着，只等号令下来。只见那黄旗忽地分开，那些马军队泼剌剌分头撤去，绕着抄到大阵后面去了，露出大炮鸟枪来。一声号炮，红旗往下一压，阵后战鼓催动，阵前枪炮齐发。那一片声响，好似地裂山崩。

看官，那大炮、鸟枪一切火器实是宋末元初始有，以前虽有硫磺焰硝，却不省得制火药。《格致镜原》称吕望作大铳，此语失据，如果吕望所作，春秋无数战阵何不一见？《六韬》内天潢、飞楼、云梯之类都说起，何无一语及铳礮？即使《六韬》后人伪托，总在吕望之后。或又云范蠡作大礮，亦非。按礮系砲本字，汉以前无此字。范蠡不过以机运石，后人目之曰礮，乃是石礮，非今之火炮也。总之，但看许洞《虎钳经》可以知矣。《虎钳经》并不语及火药铳礮。许洞系南宋人，南宋时尚无此物，况北宋徽宗时乎？今称官笔墨游戏，只图纸上热闹，不妨捏造，不比秀才对策，定要认真。即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亦借此物渲染，是书何必不然？不要只管考据，且归正传：那官军一阵枪炮放毕，大阵移到第二进。又依号令，再放一阵枪炮，大阵移到第三进。话休絮烦，递连移到第九进，放了九阵枪炮。到那第九进上，红旗霍的往地下一扫，竖起来，只见信炮飞起，阵里鼓角齐鸣，枪炮兵按着连环步位，递放那连环枪炮，乒乒乓乓，好似数万雷霆霹雳一齐崩炸，震得那教场里的地都有些动摇。鸣金一声，一齐收住，寂然无声。红旗又是一掠，那大炮不动，连环枪直卷上来，直打得烟尘障天，黑烟内电焰乱射。二十万天兵都裹在浓烟里面，那里还见一个人影。红旗一拂，鸟枪都退。只见蓝旗竖起，弓弩手往浓烟里拥出，万弩齐发，那乱箭如飞蝗骤雨一般。将台下信炮连催，黑白旗起，长枪随刀牌一齐杀出。黄旗又起，马军分两翼抄出阵前，对仗厮杀。枪炮兵去那两下埋伏，齐震一声，马军都两边分散。将台上磨动那面五色总旗，一片锣鸣，吹打得胜鼓乐，大炮、鸟枪、弓弩、刀牌、长枪都收住了，各归部伍，齐齐立起八个方营。大吹大擂，按着次序缓缓归营。营门都闭了，御营里中门大开。里面设立龙凤仪仗、黄钺白旄，听得那笙箫管箫，奏动细乐，仙音嘹亮，悠悠扬扬的。忽然营门又闭，御营内连珠炮响。一声呐喊，海覆江翻，八营兵马随着旌旗飞出，把御营护住，翻翻滚滚结成一个大方阵。御营里一个号炮，那些大炮鸟、枪刮刺刺的从东北往西南上流水也似的赶过去，那片声音殷殷的往四面山里卷了去。又一个号炮，仍从西南往东北赶过来。如此三转，一齐呐喊，战鼓齐鸣，仍归到起先接驾的所在，队伍齐齐整整的立着。那御营并八个大寨都不见了，教场中间又起一面大红猩猩旗，上面写着“天下太平”四个大金字。将台上下画角吹动，一齐奏那四海昇平的乐。只见旌旗翩翩，春风荡漾，鞭敲金镫，草衬马蹄。

兵部尚书传令操演龙虎杂阵，云梯技击。号令方下，照墙边一马飞来，一个将官手执黄旗叫道：“圣旨下！”须臾，几个内相骑着马，顶个黄包袱进来，众大臣接上殿去，开读圣旨云：

后宫诞生皇子，着停操演三日。旨到，未操的阵都免。着蔡京宣旨发放。公卿大臣，由三品以上令赴龙符宫赐筵。各营将弁军校，着枢密院会同户兵二部，候旨赏赉。

群臣谢恩毕，内相先回。蔡京等伺候法驾回銮。卤簿仪仗排齐，种师道、高俅缴旨毕，蔡京等仍就陪辇。扑通通九个号炮，殿上钟鸣鼓动，法驾启行。殿前并那将台，军中的鼓乐一齐奏动，二十万天兵仍就俯伏送驾，御前供奉官员齐随驾出。照墙边号炮九声，法驾出了教场，官兵齐呼万

岁，立起身来。兵部尚书传令发放。只听得地动山摇的一声呐喊，将台下三个号炮，金鼓齐鸣，鼓乐喧天，奏出《将军得胜令》，倒卷珠帘、星移斗转的收了阵势，霎时散尽。兵部尚书大摆头踏，鸣锣喝道的也去了。范天喜等趁哄齐出了御教场，戴宗、周通都魂惊魄荡，暗暗的咂着舌头道：“果然利害！把我们山泊里的操演，直比得没了。如果真来征讨，这般军威，如何敌得？”

却说众大臣齐赴龙符宫恭贺天喜。天子赐筵已罢，对兵部尚书道：“一切庆曲，朕已委派众卿。惟官兵赏赉，卿去查核调停，务须都沾实惠，不可致有侵蚀。”兵部尚书领旨。童贯奏道：“官家诞生圣嗣，业已恩赦各犯。梁山泊宋江，亦祈圣恩缓征，以养天和。”天子道：“非也。梁山泊宋江屡次抗敌天兵，罪大恶极，律无从宥。使其稍有可恕，朕亦何必为此已甚？朕已定于十六日躬行大阅，二十八日告庙誓师，四月初四日辰时出师。太师蔡京既屡请欲行，业已准其所奏。今日便加蔡京辅国大将军、鲁郡开国郡公，赠节钺便宜行事。朕已令显谟阁学士撰露布，颁发天下。”蔡京舞蹈谢恩。高俅奏道：“官家伐梁山，当出其不意，方可取胜。若先发露布，恐走漏消息，吃那厮们防备。”天子道：“非也。两国相争，不妨各尚诈力。今梁山不过草寇，朕命将帅征讨，正当使天下闻知，明正其罪，预示师期，何必行狙诈侥幸之术！”种师道、赵忬都道：“圣论至正。”当日议罢退朝。

却说戴宗等三人看完了操演，走入城来，已是辰牌时分。各处又游玩多时，到得太师府门首。正遇蔡京回来，头踏执事挨挤闹热，只好立了半歇，方得行动。不数步，忽见辕门外边一个大茶店内，有许多官人做公的，三三五五在那里吃茶。数内一人欠身叫道：“范旗牌安好！何不吃碗茶去？”范天喜见了那人，便撇了戴周二入进茶店同那人坐下说了好一歇话。戴周二人在外面立地。少刻，范天喜辞了出来，与二人同行。到了静僻之处，范天喜道：“好也，得实信了。方才那人是蔡京亲随人的伴当，他说得知十六日大阅，二十八日告庙，四月初四日出师，蔡京拜帅。今晚可有露布。”戴宗道：“如此说，我们就好动身。”周通道：“大阅不知怎的仪注？”范天喜道：“便与方才见的一般，只是陪辇大臣都全装披挂。何争这半日，就明日一早动身罢。”范天喜又对二人说道：“今日东城酸枣门外玉仙观蟠桃大醮，十分热闹，我们去看看也好。”二人甚喜。

三人重复出城转弯抹角，来到玉仙观。未到山门，已觉挨挨挤挤。只见照墙边有一座鳌山，上面那些人物都有关捩子曳动，如活的一般。范天喜道：“我们且看了再进去。”周通道：“何不吃着茶看？”三人就在山门外茶摊上坐下，茶博士泡上三碗茶。范天喜又去买些点食之类，一同坐着看。只见那些人来来往往，也有骑马的，也有坐轿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贫的富的，流水也似的行动。看了一回，周通道：“偌大一个东京，却不见一个好女娘！你看，便有妇人也都是七老八十，再不然就是些七八岁的孩儿们。若年纪中等的都是丑恶不堪。”范天喜道：“近来一样不好，那些官宦子弟们十分啰唆，所以小户人家略好看的女娘们都不敢出来。”说不了，只见一个公子打扮的走过。范天喜努一努嘴，对戴周二入低声道：“这就是高衙内，高太尉的儿子，——当年害林教头的就是他！”二人定睛观看那衙内，头戴一顶盘金红青缎书生巾，上面一块羊脂玉方版，顶上老大一颗珠子，三蓝绣花飘带。穿一领大红湖绉海青，雪白的领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手里拿一柄湘妃竹折叠扇。年纪约莫不到三十岁，虽不十分俊俏，却也扭捏出十二分的风流。后面跟着许多闲汉，带着些乐器杆棒。前面有两三个矮方巾陪着。只见那衙内指指画画，口里说话，一面摆呀摆的踱进山门去。范天喜指着衙内背后那一个大汉道：“这是东京有名的教头，好手脚，是衙内的亲随。那厮也倚着衙内的势，在外面无所不为，没人不让他。”周通道：“怎得搂着这厮到手，把去双木兄，倒是一份礼物。”大家都笑起来。范天喜道：“轻些，耳目近！”

又吃了一开茶，戴宗指着一处叫周通道：“你说没有好女娘，兀那不是两个来了！”众人举目看时，只见一个女子，骑着一匹川马，背后随着一个使女，也骑着一匹黑驴子，面前一个马保儿招呼着。那女子打扮俊俏，却将青纱罩蒙着脸。看官，原来北方风俗，因旱地多，妇女们往往骑头口，不足为奇。不似南方人，动动是船是轿。但是年轻的，只将青纱罩面，便是回避之意。闲话搁开。那女子到了庙前，跳下了头口。随后那个养娘也跳下来，倒也有颜色，将一个锦花包袱放在茶摊空桌上。众人看那女子，系一条湖色百折罗裙，上面盖着一件猩红湖绉袄子，窄窄袖儿，露出雪藕

也似的手腕，却并不戴钏儿。肩上衬着盘金打了菊花瓣云肩，虽然蒙着脸，脑后却露出那两支燕尾来，真个是退光漆般的乌亮。那些来往的都立定了脚，那茶摊上的人都立将起来看。只见那个养娘打开锦花包袱，取出一个拜匣儿，一柄象牙销金折叠扇。一件对襟桃花绣月色紫薇缎的罩衫儿。那女子接过衫儿披在身上，自己去系带儿。那养娘替他除下青纱罩儿来。不除时万事全休，一除去，那一声喝采，暴雷也似的轰动。只道是织女擅离银汉界，嫦娥逃出月宫来。那女子埋怨养娘道：“你恁的这般性急！”只见绾着时兴的麻姑髻，包一顶珍珠点翠抹额，耳边垂着明月珰。那养娘递过扇子，又替他插上对凤头钗。那女子挪步前行，吩咐养娘道：“把头口交保儿管了，包袱亦交与他。你同我进去。”养娘应了，并纱罩亦交与马保，挟了那拜匣，约莫是香烛祝文之类，跟随进庙去了。有那些不学好的子弟们，一阵儿往山门里乱夹。众人没一个不称赞道：“好个绝色女子！”

周通浑身觉得有些麻酥。正要打听，只见茶博士过来冲茶，说道：“方才那个进去的女娘，是我家的紧邻，他姓陈。”范天喜道：“你家里住在何处？”茶博士道：“在东大街辟邪巷。我自己的茶店在巷口。他就在巷里。他的父亲叫做陈希真，起先做过本处的南营提辖。如今告休在家。只得这个女儿，又没儿子。我自小看他大的，不知抱过多少回，今年十九岁了。方才他不看见我，不然他总叫我声。”范天喜道：“哦，不错不错，莫不就是陈丽卿，又叫做女飞卫的？”茶博士道：“着，着，就是他。”范天喜摇着头道：“果然名不虚传。他的老儿为何不同来？”茶博士道：“他老子一清早便到观里来听讲，此刻想未完毕。”忽听一个座头上叫“水来”，茶博士提着壶抢过去了。戴宗、周通问道：“怎么叫做女飞卫？”范天喜道：“二位不知，那陈希真表字道子，十分好武艺，今年五十多岁。却最好道教修炼，绝意功名，近来把个提辖也都告退了。高俅倒十分要抬举他，他只推有病，隐居在家。这个女儿天生一副神力，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十二分喜欢，将生平的本事教得他同自己的一般。那女子却伶俐，又自己习得一手好弓箭，端的百发百中，穿杨贯虱。他老子称他好比古时善射的飞卫，因此又叫他是‘女飞卫’。陈希真我素亦认识他，他自己日常如此说，所以晓得。”周通和戴宗都骇然说道：“这一个文弱女子，却那里看得他出！”别座几个吃茶的也听得呆了。

三人又说了好一回闲话。那周通屁股上好像有刺的一般坐不住，说道：“何不进庙去？”二人也起身，会了茶钞，拔步进庙。方才走进山门，只听里面发一声大喊，那些人如潮水般的涌出庙来。三个人力大，不被人冲倒，只听得说：“高衙内今番着打坏了！”三人挨进看时，只见那个女子扎抹紧便，拈着一条杆棒，纺车儿也似的卷出来，两旁打倒了许多人，那个敢去近他。戴宗等见他来得猛，又不好去劝，又恐怕凑着，只得盘在朱天君暖阁上。看时，那女子赶到山门边人多拥挤不开。那女子大叫：“众位没事，暂闪一步，我单寻高俅的儿子！”众人那里让得开。那女子焦躁，撇下杆棒，把那些人一把一个的提开去，好似丢草把儿一般，霎时分开一条去路。那高衙内刚从人堆里挣出山门口，见女子来，叫声：“阿也，”没命的跑。吃那女子三脚两步追上，抓小鸡一般拈来放在地上。周通等三人赶出来看时，只见那女子左手揪住高衙内的发际直按下去，一只脚去身上踏定，右手提起粉团也似的拳头夹颈脖子杵下去。有几个逃脱的闲汉，只远远的叫苦，那个敢上前劝解。说时迟，那时快，那女子拳头还未曾落去的时节，观里早跑出一个道士来，把那女子拦腰抱住，一手夺住拳头，喝道：“不要无礼，这是高衙内！”若要不亏这道士劝住，有分教：

阿鼻狱中添一色道饿鬼；佳人拳下断送浪子残生。

不知那道士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女飞卫发怒锄奸
花太岁痴情中计

却说那陈丽卿正要下手结果高衙内，吃一道士拉住拳头，打不下去。丽卿回头看时，认得是父亲陈希真，便回言道：“我怕不认识高俅的逆种，倒是我无礼！待我结果了他，为大家除害。”说罢，又要挣脱拳去打。希真那里肯放，叫道：“我儿，你且饶他起来，为父的与你做主！”丽卿挣脱手道：“便饶他，也取他一个标记。”一头说一头去撕衙内的耳朵。陈希真忙去拉他的手，已自撕出血来，兀自不肯放。希真喝道：“小贱人，我这等说，你还不放么！”陈丽卿见父亲发怒，只得松手放了，立在一边。那高衙内兀自在地上气喘，抖得起不来。看的人围了个大罗圈，都说：“这位姑娘好了得。”只见养娘捧着衣服等物，人丛里挨进来。陈希真一面取袄儿把与女儿披了，钗簪替他插了，一面口里埋怨道：“烧完了香，叫你就去，是不肯，偏要随喜。却无故闯出这头祸来。高太尉我又认识的，不争你万一把衙内打坏，叫我怎生对他？”丽卿一头解去汗巾，放下了裙子，穿好袄儿，一头指着高衙内骂道：“我把你这不生眼的贼畜生，你敢来撩我！你不要卧着装死！你道倚着你老子的势要怎么便怎么；撞在我姑娘手里，连你那高俅都剁作肉酱！”希真喝道：“胡说！还不打算回去！”高衙内那里敢回言。看的人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进去。马保儿拢过马，希真取青纱罩仍与他蒙了脸儿，吩咐道：“你先回去了，路上休再闹事。”丽卿道：“爹爹法事完毕，为何不同回去？”希真道：“我就来，你先去。”丽卿便上马去了。那养娘已把那衫儿依旧折起，收拾好包袱，也上了驴子去了。

陈希真回头看高衙内时，已坐在地上，要爬起来。希真上前扶起，笑着唱喏道：“小女冒犯，都看老汉面上，恕罪恕罪！”衙内又气又羞道：“陈老希，我呢，也不晓得是你的女儿，倒得罪了。只是令爱太没道理。我不过远远地说了一句顽话，便这等毒打，你行前我须放不下来。”希真陪着笑脸说道：“诸事休题，老汉回去训饬小女，衙内处再行陪话。太尉前遮盖则个。”衙内道：“说他作甚，打也打了。”那些跟随的渐渐拢来，看那衙内佑边耳朵兀自流血，都说：“怎了？”陈希真道：“还没甚大伤。”又笑道：“若老汉再迟一步，多管做出来，如今还好。”说不了，只见两个人搀着那鸟教头走出庙来，打得鼻塌嘴歪。原来被丽卿扫坏了孤拐骨，行走不得，一步一颠的扶出来，口里叫道：“衙内与我做主！”衙内道：“原来是陈老希的令爱姑娘，怪道我们着他的手。”那教头挣着眼，对陈希真道：“太尉待得你好，你叫女儿打衙内。禀过太尉，慢慢和你讲！”希真只是陪礼，道：“小人总要来陪罪舒气。”衙内劝道：“陈老希是我的至交。吃些亏也说得。”几个矮方巾见衙内不发作，也来相劝。众闲汉也有打破头的，打肿手的都说道：“我们同教头受些伤且丢一边，衙内这耳朵却怎好见太尉？掩盖杀也是我们的干系，总要衙内与我们做主。”衙内道：“我会说，你们放心。”希真听得这话，心中暗喜道：“这厮中俺计也。”便对那些人道：“众位有受伤的，老汉来医治、陪话。这里不是说话处，且到前面那座酒楼上去。”那教头道：“似衙内这般仁厚君子实在少有。”众闲汉道：“用得你说！”一步一颠去了。

那些看的人都笑道：“这个老道士，亲生的女儿被人调戏，还去这般陪小心。”范天喜亦笑道：“怎么一个好汉，学道士学得连气都没了！”对戴周二人说：“我们再进观去。”三人又一同进来。果然热闹，真个是灯采耀眼，箫鼓喧天。只见那西廊下有几架执事头踏都吃打倒在一边，那些道士庙祝在那里扶持收拾。又见那地下打落的许多乐器杆棒零星之类，满地下乱踏。又听得有几个烧香的老妇人说道：“不知是那家女娘，这般利害，许多男子汉都吃他打得没路走！”又有几个子弟们道：“高衙内今番也吃了苦，便是复得仇，也吃尽了眼前亏。”戴宗等三个都肚里暗笑。看了多时，又去各处随喜了。范天喜邀他二人出来，也到那大酒楼上吃些酒饭。到得酒楼上，那陈希真、高衙内一班人已散去了好一歇，只听那些人还在那里纷纷讲说。戴宗等周回看了一转，只有那楼角边有个空座头，三人就去坐下。叫过卖搬些果品酒肉来，三个人吃着，戴宗说道：“端的这女子